

中國報刊廣播文集

(五)



中国报刊广播文集

(五)

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

1980年



目 录

记者的工作方法 (1948.9.20)	胡乔木 (1)
反对“客里空”作风,建立革命的实事	
求是的新闻作风 (1948)	周 扬 (16)
人民新闻工作者的四个信条	
(1949.7.31)	范长江 (20)
关于新闻写作问题 (1950.3.9)	石西民 (21)
谈谈《中国青年》的对象问题	
(1950.3.22)	蒋南翔 (28)
克服新闻报道的片面性	
(1950.8.16)	陈克寒 (32)
纪念《中国青年》创刊二十七周年	
(1950.10)	任弼时 (39)
中南区广播工作中的两个关键问题	
(1950.12.15)	熊 复 (41)
如何加强广播与听众的联系	
(1950)	梅 益 (54)
《实践论》与新闻报道	
(1951.3.1)	王 匡 (60)
人人要心中有数 (1951.4.25)	吴冷西 (68)
怎样做工人通讯员 (1951)	刘宁一 (77)
介绍先进人物和先进经验的经验	
(1951)	朱穆之 (82)

*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1951.5.20)	毛泽东
贯彻深入群众的采访路线, 加强报道的	
思想性 (1951.12.20)	海 稜 (85)
在发言和新闻稿件中避免或少用不必要	
的刺激语句 (1952.5.18)	周恩来 (107)
《中国青年》在建设时期的任务	
(1952.8)	蒋南翔 (107)
深入生活, 培养记者的政治观察力	
(1952.11.10)	海 稜 (110)
新闻工作就是群众工作 (1952)	习仲勋 (119)
从深入实际中提高一步 (1952)	张磐石 (123)
办好《中国青年报》的几个问题	
(1953.2)	胡耀邦 (131)
采访的准备 (1953)	陈笑雨 (136)
关于广播语言的一些简单的意见	
(1953)	叶圣陶 (139)
新华社是消息的总汇 (1953.8.25)	吴冷西 (143)
对新闻写作的八条要求	
(1953.12)	吴冷西 (153)
提高新闻写作水平问题	
(1954.1.26)	海 稜 (155)
新闻与文学 (1954)	刘白羽 (163)
怎样改进报纸工作 (1954)	邓 拓 (176)
关于学习新闻写作的几个问题	
(1954.9.14)	朱穆之 (200)

* 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1954.10.6)毛泽东

* 《一个整社的好经验》一文按语

(1955.9—12)毛泽东

* 《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按语

(1955.9—12)毛泽东

作战斗的号角和喉舌 (1956.5.25)胡耀邦(210)

记者的工作方法*

胡乔木

根据华北记者提出的问题，今天我主要的谈一谈记者如何工作，从头到尾会碰到些什么问题。用什么方法去解决它。这些意见提出来还请大家研究。

为什么要有记者？人生活在上，为什么会发生记者这一问题？为什么会有这种职务或职业？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生活，其根本问题是阶级斗争。在阶级斗争消灭以后，还有生产问题，所以社会问题根本上还是生产问题。生产斗争以及围绕生产所进行的斗争，产生了种种经验，对这些经验，有加以宣传之必要。于是有些人自告奋勇或被指示介绍这些经验，使世人周知，特别希望与他们利害相同的人根据这些经验办事，这就是记者产生的根本基础。

围绕生产所进行的斗争，产生了许多经验，这就是政治经验，生产斗争的经验，则是经验的经验。因此我们的新闻就有两种，就是政治新闻和经济新闻。有没有别的新闻呢？有的，但他是附属于前两者的，对于这一点，有的人敢于公开承认，有的人却不敢公开承认，但是，不管他是不是敢于公开承认，实际上新闻是只有政治和经济的两种，或者是附属于这两种的，我们的报纸是明白的承认这一点的，我们这

* 这是胡乔木同志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日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

个新闻就是为了生产斗争，以及围绕生产所进行的斗争，有的报纸登了连篇的社会新闻，说那些社会新闻是超政治的超经济的，资产阶级新闻学喜欢这样说，但这只是把他的政治经济目的隐藏在背后罢了。为什么资产阶级的报纸用很大篇幅登些无聊的东西？象美国的报纸就用不少篇幅来描写明星的大腿，他们是要达到一个结果的，从这个结果可以了解到美国的生产力很发达，而美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却很低。有位中国的记者从美国写来了一篇通讯，其中提到美国的女学生在政治上完全白痴，他们之所以愿意投杜威的票，乃是因为杜威的西服穿的笔挺。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报纸要求的结果，他把人们变成政治上的白痴了，不管资产阶级新闻学给于新闻的定义是什么，我们是公开的自觉的说明新闻是为了生产斗争以及围绕生产所进行的斗争的，我们的新闻就是政治的经济的材料，我们的任务就在于扩大这些经验，传播这些经验。

为了传播经验，不能不负很大的责任，因为别人在进行生产，你脱离生产专负传播经验的责任。因此应该采取负责的精神。既然你的任务是传播经验，那么你就想一想，你传播了经验没有，无论传播的是生产经验，或是阶级斗争的经验，对群众是不是有好处呢？既然你的任务是传播经验，那么对于人们生活中的规律，人们所认识的真理，就应该采取严肃的态度。什么叫作严肃？就是坚持性，比方说，现在这个桌子上放的是碗，即使一万人否认他，你还要坚持说这是碗。要有勇气的和别人斗争。既然如此，新闻工作既然对群众担负了传播经验的任务，群众既然把传播经验的职务交给了我们，让我们把群众的经验总结起来，加以传播，那么在

这里对于“宣传”这一概念，我们就必须和统治阶级严格区别开来。统治阶级把宣传看成吹嘘、扯谎，或者说：“别人给我来了个反宣传”，这就是说，别人打击了他。社会上有阶级斗争，对宣传就有这么多荒谬看法。这些看法和记者的工作是分不开的。人们把这些看法和记者工作连在一起了，有一戏剧家专门以记者为题，描写记者这些手段，翻云覆雨，合纵连横，拉拉扯扯，打击别人，提高自己。……我们是不能这样做的，我们一定要采取严肃态度。为什么要提这点呢？因为坚持真理是不容易的，首先，人就不容易发现真理，既然看不到真理，不认识真理，就更谈不到坚持真理了。即使认识了真理，但是还不明确，将信将疑，也难于坚持，经过别人的一驳再驳，最后，自己的判断就动摇了。所以要真正做到坚持真理是不容易的，为什么我们有些同志没有信心？那就是对于社会生活中的规律，缺少把握，这样，工作就不容易做好了。我们是诚心诚意的宣传真理的！但检查起来，还有错误，还发生一些问题，这样，工作中的全部困难就来了。我们的任务是宣传真理，可是，我们还缺乏条件，应该认识这一点，要采取严肃态度。

现在来说一说华北记者的具体工作。

第一要有准备。你们这次出发的同志，有的到城市，有的到晋中、冀南、冀鲁豫，大的任务是知道了，具体地来说，还有许多具体任务没解决。比方说，到这些地区要达到什么目的？对自己的工作提出什么要求？抱着什么野心去工作？收集些什么经验？按照自己的能力、时间、工作条件、表现能力，然后提出一个目标；为达到这个目的，需要增加些什么知识？这些问题还是需要研究的。

中国把学问叫做“学”“问”，这就是说，要去学习，要去提问题。那个人学习的多，提问题的方法就多。他去访问，问题一天也提不完。这就是有学问。如果没有学问就提不出几个问题，小本子上统共写了三、五个问题，叫别人三句话就说完了，挡住了，谈不下去了。所以没有学问就问不出来，对于我们来说，是应该考虑究竟提出些什么问题来的，你有一百个问题更好，能多谈几天，总归是问题越多越好。这就需要做些准备工作，把要调查的东西多多做些准备，这就需要事先知道，那里的党委有什么指示，当地的情况是什么？要做准备，你们出发的同志要普查一下，看对那地方的背景，问题知道了多少。要了解华北局对那个地方有什么指示，至少把那个地区的报纸翻他几个月的，看有什么问题，什么争论……出发前要尽可能地多蓄积点本钱，好去工作。

其次，用什么方针去调查？任务是什么？过去，常发生一个任务的问题。上级规定了一个任务，这是应该的，既然是上级，他那里就收集了很多材料，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他是应该规定任务的，这是合理的。华北记者出发以前应该得到华北局的详细指示。这中间我们需要这样的指示，看华北局要我们搞些什么东西，以帮助华北局的工作。党内民主的重要一面，就是群众参加党的领导。记者应该很密切的参加党的领导，要看华北局希望记者搞些什么东西，帮助他们的工作。

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又说发生了问题呢？那就是因为有些同志把这个任务解释错了。就是说，他为了证明什么东西是对的，或者是错的，叫你去收集材料。后来证明他的估计是对的，好了，如果没有证明，怎么办？还得收集材料，

找来找去，材料总归是找到了，不管怎么找的吧。这就是说，有些同志提出了一些不适当的任务，限制了记者的活动，限制了记者的工作质量，使他难于坚持真理。有些同志是不管记者碰到什么东西，而只向他要什么东西。比方说，在反右倾的时候，就专门让记者去找右倾的材料，等到反“左”了，又让记者去找“左”倾的材料了。这样一来记者就不能按照客观本来的样子进行报道。比方说，任务是找右倾的材料，而记者在实际中见到的，并不是这类东西，或者不完全是这类东西，但为完成收集右倾材料的任务，他所见到的材料不仅不能发表，而且也不能写出来。现在应该把记者的手足耳目解放开，让他按照实际事物去报道，按照实际去追求真理。所谓唯物论，就是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世界，我们要求记者，也应该是这样子的。

总之，记者是应该有准备的，也应该得到上级的指示，帮助上级了解情况。使上级“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秀才”就可以实现领导了。这样记者也就参加了领导。这样广大群众也就参加了领导，因为记者把老百姓的东西反映了上来，上级看了，可以作为修改与补充自己的方针的参考。所以记者的准备工作，除了自己准备之外，还要接受上级的任务，但是，这个任务应该是帮助上级了解世界本来面目的。真理是为了行动的，从群众中来是第一个实事求是，到群众中去是第二个实事求是。如此不断发展，真理就能够时时符合运动的发展。记者的任务就是如此，而不是在家里规定了一个尺子，到外面去测量世界，凡是不合尺子的都不承认他的存在或正确，就认为它是错误的。所以上级给予记者任务时，应该这样说：“我们正在实行一个什么东西，你们

看看各地是怎样执行的，有什么问题，是政策本身的问题，还是执行的问题”。记者考察的结果，如果所见到的是执行中的问题，那么上级就可以告诉下级，要好好的执行，否则，群众要受到损失的；如果是政策本身的问题，那么上级就可以向下级说明政策适应情况还不够，可以变通，这样记者就帮助了领导。

过去，新闻工作中所发生的“要啥给啥”现象，是不对的，应该改变；但这不是说记者不要上级指示，在这里仅仅不要那种主观主义的指示，要得到这样的指示：今天工作中的主要方向是什么，主要问题是什么，这些指示是完全必要的，在这里面上级比我们丰富的多，不得到这样的指示，就不知道从何着手。

现在我们要转到另外一个问题上，你们曾提到全面报道的问题，那么，究竟什么叫做全面报道？

所谓全面，是当作方法来说的，而不是当作一个具体东西来说的，叫你对石家庄做全面报道，不是叫你写石家庄大全。我们所说的全面是对片面而言的。为什么会发生片面全面的问题呢？因为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矛盾的，有发展的衰亡的，有正确的错误的，有优点缺点，有有利条件和困难条件……因此，报道上应该把握矛盾的两个方面，这就是全面。如果只看见一面，就是片面，今天我们所反对的，就是这种东西。比方说，报上登了许多成绩，这是不是事实呢？撇开谣言不说，即使是事实，而为什么还说它是片面呢？我们究竟为成功而革命还是为失败而革命呢？当然是为成功而革命，应该报道成功的地方，应该报道成绩。是不是因为报道了成绩，就成了吹牛呢？不是的，如果有人一见我们宣传成

绩就反对，那他的立场确乎值得审查了。记者当然应该宣传成绩，这是人民的成绩，是应该宣传的，人民斗争中有不少的丰富的成绩，我们还宣传的不够，我们还得大大努力。但是，今天所存在的片面宣传成绩的现象，依然是不好的。本来，错误、困难是和正确、成绩在一起的，你不去看，那就是片面。据说人之所以有两只眼睛，就是为了叫人看两面的。为什么一定要看两面？因为世界就是两面的，如果仅仅有成绩的一面，世界就静止了，世界就是这样发展的；困难变成成绩，又产生了新的困难，经过克服又成为成绩。过去，文人悲秋，我们却说秋天是最快乐的季节，因为它是收获季节，一年劳动有了结果。比方说，今年是四成收，那六成就空下来了，如果你仅报道四成收获，那就是片面。片面，就封锁了自己，蒙蔽了自己。人也是容易被蒙蔽的，“一叶障目”，“一叶弥天”，要和蒙蔽做斗争，就要全面。

所谓全面就是两面，没有第三面，一是分裂为二，如偶尔分为三，本质上还是二。全面者两面也。要看到过去，也要看到将来，看到有利条件，也要看到困难条件，但是两面并不等于两面相称，不是折中，因此要看到主要的一面，要看到在那一个时期那一个问题上主要的一面是什么，如果主要的是成绩，我们主要的就讲有利的一面。就中国形势来说，有利条件是主要的，但是我们来研究工作困难的时候，就可以把困难放在主要地位，因为我们这是专门为了解决困难的。

全面并不是大全，我们不能把地球整个搬到报纸上面，也不需要，人家可以买地球仪，而不必买报纸。那么是不是要写大全呢？报纸是只能说一个方面的，在这一个方面上要

全面，有时我们的通讯需要说得更完备些，那要看条件和需要了，一般是不需要这样做的。如果有条件写得更完备些也好；如果条件不许可，写它目前的一个现实问题，也好。你写冀南的整个工作也是全貌，你写冀南的秋耕也是全貌，只是大小不同。需要写大全貌，就写大全貌；需要写小全貌，就写小全貌。概括的面面俱到的东西，是不能常写的。也不是说每条新闻都写全貌，我们要求的全貌，是指那有领导地位的新闻，不是每一条新闻要这样写的，即使要写全貌的时候，也不是一切都写，否则你们会“搁笔自叹”的，那么，工农通讯员又该怎样写呢？但是，到了一个地区，在一个月內，应该写两三条总结性的，说明一个问题（不是说明一切问题）的稿子。所谓全面不是上下古今都写，而且不是每篇如此，天天如此，也不是对每一个记者都要求如此，不能形式的了解全面。

应该要求全面的这是第一条。因为过去我们对这方面注意不够，因而，工作中严重的存在着片面的零碎的毛病。报道土地改革，不说明土地关系的原委。其实，这是容易说明的，可以从抗战前，抗战中间，现在加以说明，这是用几句话也可以交代清楚的。你说明了战前情况，就可以看出土地问题非解决不可；说明了抗战中间的情况，就知道问题已经不像过去那么严重了。这两句话既防止了右，又防止了“左”。有些同志写土地改革，好象我们从来没进行过土地改革，好象我们十多年来没有做个什么事情，否定过去，容易犯错误，所以应该全面。第二，全面不是对所有记者所有通讯员宣传提出这个要求，而是对重要的记者作这样的要求。第三，全面，不是对每一篇作品都作这样的要求。第四，全

面，不是要求一个天样的范围，一个天固然是全面，一个桌子也是全面，写一个村也是全面，所以说难也很难，说不难也并不难，你们到一个地方不光有成绩而无困难，光有优点而没有缺点，所以两面看问题并不困难，不必发慌。

现在的问题在于：不用写大全了，即使写小全也很难作到，到一个地区以后，怎样下手呢？即使写不完全，也感到困难呢，其实，问题并不是这么困难的，既然有那么一个地方、又有那么多人在那里工作，又不是从头到尾地去调查，就不是那么困难的，问题在于你去问。先到者为师，后到者为生，你去了就去请教别人，总归是有可找的，他们知道的总比你多，访问过后，你知道的又总比没到过那地方的人多。

究竟谁知道的最多，八十岁的老头和我们的县委书记比，就阶级斗争方面来说，还是不如我们的县委书记知道的多。记者的根本方法，是从群众中来。干部对记者来说也是群众，你们可以好好找他们谈。有人说，在国民党统治区作记者容易，在解放区作记者难，我看事情应该是相反的。解放区有组织，各级各种组织的材料，可以供记者使用，他们的工作人员都可以同记者谈话，究竟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愿意和记者讲话？还是无产阶级，你即使不访他，毛主席也要作报告的。我们的地委、县委也是愿意和记者谈话的。资产阶级就不同了；他处处掩饰自己的丑恶。在国民党统治区里，资产阶级报纸的记者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奋斗，我们的记者也应该奋斗，但是因为有种种方便，也就不奋斗了，因此，就觉得不如资产阶级的记者好做。的确，我们的材料是很多的；但是，你得到党委那里去看，你得找人去谈，材料不会长腿跑到你的跟前，因此得不到什么材料，还是怪

我们自己。我们的工作方法是和大家合作，这是一个集体劳动。记者要依靠自己的亲见亲闻，又要依靠和县区村干部，以及群众合作，你作一个组织者，把各方面的材料组织起来，组织的最全面的，是党委负责人，记者要和党委负责人建立正确的关系。

和党委负责人建立正确的关系，现在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是两个方面。采访的和被采访的，这是一个矛盾，这种矛盾，不是也不应该是对抗的，有的地方却弄成对抗了。如果成为对抗，就有毛病，这也有两方面，这里着重地谈谈记者这一方面：

和党委负责人的关系不好，就记者这一方面来说，是因为他对党委负责人尊重不够，没有认真地听取他的谈话，和取得他的帮助。“认真”和不认真是大不相同的。我们常常认真不够，结果不免似是而非。为什么要尊重党委负责人？因为他在这县里工作多年，了解情况，有经验，记者却不了解这个地方，即使去三次，也不如他一天到晚地坐在那里了解的多。你说你“旁观者清”，我看靠不住。因此，要全面，主要还是依靠党委负责人，向他学习。怎样认真学习呢？就是好好同他谈。你的工作的成败，就决定在你同他的谈话，你应该是认真的，就是说，你要下决心好好谈，以此来解决你工作中的关键问题，如果是表面文章的应付几句，那就不行。你要批评，也要诚心诚意的批评他。和他当面谈，力求取得他的同意。为什么要帮助他？这是一个互相帮助，你到县里首先要得到县委书记的帮助，然后把你看到的问题提出来，如果他对你的材料提出反对意见，而且提得有理，你就再去调查一番。最后比方你提的五个问题，只证明

了两个，你就再找他谈，如果他也是诚心诚意地在做工作，他会感到很好的。你可以向他说明，你是《人民日报》的记者，同时也是县里的记者，让他利用你作他的通讯员。问他工作中有没有疑问，有什么困难，你去帮助他们调查。

这是一个记者的工作过程，是一幅漫画，实行起来并不容易，要过关的，你说他的好处那好比夏天吃了冰淇淋，满舒服，说到别的人家就要考虑了。这时就要看记者的态度了，对抗，这就不对。人民只有一个利益，不能有一个记者的利益，又有一个县委的利益。你要有一个信心，应该是能够说通他的，以取得意见的一致，对抗的态度是不对的，如果你想狠狠的整人家一家伙，报上登了，人家也倒了霉了，这就不对，批评不是打击那个人，乃是为了和所有的同志合作。这是一方面的情况。还有另一方面的情况，县委既然不同意我的意见，我让步了吧。明明是五个，你也说成六个，这也不对，这就没有了严肃的立场，应该是则是之非则非之，不能模棱两可，既然意见分歧，总有一个是正确的，一个是不正确的，所以既不能对抗，又不能随波逐流，在这里你们要注意自己的报道，是不是全面。人家不接受或者不虚心，或者还算虚心，或者虚心程度和记者差不多。那么你要看一看，你所写的东西，是不是批评的太多了？把无须批评的也批评了？如果你到一个地区去，是为批评而去的这就不对。你应该是去为了反映那个地区的本来面目而去的，如果你专为批评而去，就会专找人家的过失。我们不仅不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而且对人家还应该有同情的态度。当然，这不是说要对错误同情，而是要看到人家的工作当中，有许多艰难困苦。因此不要采用责备的口气。不要过多的看到人家的过

失。这里困难就来了，又反对随波逐流，又反对自以为是，究竟该怎么办呢？这只有在实际工作中去解决了。现在我们只能规定个这样的办法：记者的东西让党委看过，如果意见分歧，两种意见都寄给报社，由报社处理。“笔记下来的，用剑也砍不掉的”。最后证明记者或者是党委犯了错误，都要承认错误。这样大家都会有个慎重态度。我们虽然作了这样的规定，但还是希望双方以商量的态度解决问题，要双方合作，批评也是合作。这还是个希望，到实际中考验吧！

党委这一关过去之后，还有编辑这一关，这不仅仅是编辑的问题，还有高级党委在内，他们不满意你的稿子，还是登不出来，那么，这样记者应不应该有独立见解？应该的，每个革命者都可以有他的独立见解，不是说共产党员就不能有独立见解，不是的，问题在于你的见解要正确，不是为了独立而独立，其次，独立见解还要一致行动。各人都有独立见解，又都以为自己的见解是正确的，谁也不会说：“我坚持我这个错误的独立见解。”这怎么办？行动就不一致吗？不能，行动还要一致。所以独立见解的发表，都须受上述两个原则的管理。既然如此，问题就来了，你的意见是正确的，的确也是正确的，可是人家却认为是不正确的，究竟是不是正确还没有判明，这怎么办？这就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报上发表，大家讨论；一种是没有发表，如果没有发表，那么记者有权向领导机关说明自己的意见，请他们考虑。可是谁晓得领导上研究不研究，如果记者对他发现的事件，自己的见解要坚持，那可以有第二个权利，就是说，他可以越级写信，一直到中央。这是不是算作目无组织？不是的，这是